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家藏集卷四十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賈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錄監生臣郭履元

欽定四庫全書

家藏集卷四十七

明 吴寛 撰

箴二首

謹疾箴為賀其榮作

人或贈物則謹置之而况此身父母之所遺家有用物則謹掌之而况此身妻子之所仰身之脆耎非木與石傷之七情報以百疾疾之既來有術奚施疾之未來有

術不知我明告予予尚聽之色之恍目惟男女之欲思所以遠之如脫桎梏味之爽口惟飲食之欲思所以禁之如畏鴆毒多言則傷氣欲養氣者言不費多思則損血欲養血者思不越憂不可積樂不可縱形不可太勞神不可太用凡此數言終身宜誦孔子謹疾與齊戰同匪疾是謹惟德之崇謹疾之術謹德之功

成齋箴 有序

陳玉汝本其字以成齋自號字實予所制盍取張子西

銘語乃爲作成齋箴以終其義云

有璞玉於此既磨既琢惟見其玉莫知其璞相古聖哲增益不能况也吾人孰是安行履險思危處困思亨不有警惕我德孰成德既成矣或止於晝昌觀其初貧賤憂戚玉成予器人可不德庶幾於是終日乾乾仰視俯思以無忘張子之言

銘二十三首

逢恩堂銘 有序

寛嘗觀於農夫之治田矣有耰有耕有播有芸有溉有穫天下之言勞者莫過之若是而又有水旱風霜螟螣之憂蓋歷三時之久而收一歲之功可謂難哉然其為食也得之則飽飽則安安則樂斯民賴之至擬之於天夫其安也有勞者致之也其樂也有憂者岀之也知其勞且憂而成食之難則人臨一飯自有不得而易視者此可以為賁氏論也賁為京口名家世有積德鬱而不發至叔高甫益以介直聞里中而又沒不及壽知德者

惜之益旣久其季子闇始以第一人薦於禮部廷試復在高等由翰林庶吉士授編修遂擢國子司業費氏世德至是始驗矣叔高甫生子五人皆有父風讓旣早世詳詮諄相與築堂以為歳時享宴之所堂成而其弟適以編修考最朝廷進其階而封贈其父母妻室如制命書煌煌下賁其廬闇曰上恩如此吾其可忽敢即斯堂以彰寵賜乃以進恩名之以寬嘗善其兄弟闇也俾為銘銘曰

言言高堂費氏作之吉日既成為酒落之門有璽書自天而來父老歎嗟豈偶然哉蓄此孔德旣其先人報不於身於其子孫忠厚且文偉矣惟闇乃擢高科為時儒臣出入翶翔史館成均汝惟有勞恩尚多有勉之敬之為朕左右天子有命闇拜稽首江流湯湯潤及門牆過者必式璽書在堂

衍慶堂銘 有序

句容王氏作衍慶之堂有曰可學者求銘於翰林修撰

長洲吳寛其銘曰

有高者堂維人肯搆豈堂之高亦基之厚相彼初基築之登登乃積乃累有功有程我聞古人為善不足如築基然覆此夏屋有施斯報有往斯來必有餘慶豈欺我哉慶源既深澤流必遠後復浚之其慶益衍昔之德符眉山銘章顧我何人亦銘斯堂

家藏研銘

他山之石金聲玉理斲以資予扣之諗爾知其白守其

黑將為老氏磨不磷涅不緇抑為孔子石也臆對吾職文字書善書惡記言記事以成子信史而已爾材亦良職止於是欲與辯之嗒然隱几

英石銘

有物硜硜產南服九疑其顛小有腹天將作雨雲氣疾攬之匪雲捫之玉淮南小山在吾目

思貽堂銘

有萬其物我惟為人揆人之生匪墜自天有父有母爰

有此身身之克修曰義與仁身之不修曰頑與嚚惟孽自作惟德自新人之議之必及其親親既没矣不没者存僾然有見愾然有聞旦朝而起有善可循日中而昃有惡可悛中心思之力可弗振乃如去疾乃如飲醇親之榮辱於焉而分翼翼高堂深於寢門仰焉而思如省於晨俯焉而思如定於昏貽厥父母亦詔子孫庶其視兹勿怠而勤

滋德堂銘

苗在於田耕之深種之斯深雖有旱乾孰得而侵雖然一月不雨苗且能之一時不雨亦從而萎有秋之功欲成而老農之力則疲有子弟於此爰作桔槔以灌以溉以代其勞苗秀而實其廩斯高渠渠新堂錢氏所作悠悠先人去我已邈仰焉思之尚有所託樹德務滋其利也博哉

婁菴銘 有序

賀君其榮於物少容其父感樓引婁師德事誨之其榮

因以婁菴自號爲之銘曰

孰不知醫藥惟參著我有隱疾孰克治之人亦有言不如惡石遐思古人曰婁師德我疾既痊我德斯全如豹有韋如董有弦韋弦可朽名菴則壽有忍乃濟終身無咎

海月菴銘 有序

一鶴園西偏作小屋入夜月升海實據其勝乃題曰海月菴爲之銘曰

至遠維海月所出至高維月海所溢至小維菴真蟣虱

强收二物合而一晦冥風雨抱吾膝吴子悄然如有失庶幾無愧此暗室

節菴銘

松栢在山童子可折其葉蕤蕤不以霜雪人之為人匪松栢然至靈於物降衷於天委質為人適人為婦為義不終於理則負相此屋廬君子攸居以節題銘令之砭

愚我淡於水我介於石風雨震淩矢心無失

䥫硯銘有序

都憲盛公得端溪石琢而為硯如鼎形以遺其姪虞使永保用為之銘曰

菌蠢嫈珊於几格間它山既鑿隱然如環彼惟覆餗折其足我惟含垢坦其腹斯文有傳言可復原泉混混尚日沃

晁無咎硯銘 有序

莫曰良職方得宋晁無咎墓中硯示予為之銘曰

歸來於幽文氣抑鬱有發其藏從九原出絳人濕膚濟

水莫祓視之黷然古雅而質嗟豈有脛倏焉入室將託後人以續其七述乎（无咎號歸來子鉅野人少游杭曾作七述）

鍾硯銘

惟晁氏遺此式金之形玉之德勿擊撳宜洗拭中有容外無隙處儒林惟墨食尚寶用無時泐

邃菴銘（有序）

同年楊太常應寧作屋於居之後以窈然而深遠也名曰邃菴而因以為號請予銘之銘曰

楊子所居有屋渠渠有堂有室乃有菴廬於時偃息於時啓處於時探索有圖有書謂為邃者形蹟所拘杳焉茫焉莫測其隅禮樂為轡道德為輿窮其所之載馳載驅察知幽潛洞見古初維邃之義乃心之虚谷可量焉淵可藏魚毋曰方寸其形區區萬理包涵谷如淵如有疑邃者執此以袪

益菴銘 有序

表弟吳子高名譙因以益菴自號為銘曰

惟謙受益天道則然自益贊禹前聞斯言謙之為卦六爻皆吉周孔發揮出於受益益之為訓以饒以添有欲求益其惟守謙美哉菴居玩以卑牧庶乎有終鬼神是福

方竹杖銘有序

舊藏方竹一莖老病將歸㓗以為杖銘其上而刻之銘曰

執之稜如摯之鏗如執謂中虛而外無隅抱節不渝尚

克相予予老將歸行則與俱

桃竹壓尺銘 有序

桃竹杖見杜集或製壓尺遺予為之銘曰

桃名而竹質外直而中實不以為杖而以為尺尺則不

枉以資吾佔畢

書厨銘 有序

匠氏作此藏書簡便可舁為銘其門扇

虚其胸維書可叢窾其足維繩可束是為行秘書吾安

能知之

畫厨銘有序

厨制如藏書而加廣

禮後之悟繪事後素觀古事蹟為德之助晉有長康此尚有之物何所靈勿學其癡

匏研銘有序

予作菴名匏間得佳石燕人陳杲為製匏研銘其背曰

詩詠苦葉良工爾礱我有菴居爾以類從肉食無墨爾

則不食終身從吾久而勿渝

古匏研銘 有序

上刻元豐二年及晉齋學士四字知其造於宋而元李溉之所藏者沈石田以此遺予其上有刻字知為古物也銘曰

自宋歷元墨蝕而斑維形之樸維質之頑維墨尚同歸於匏翁

文宗儒得宋匏研借觀累日輒為之銘

學士之研太僕藏之以示吴子其敢當之上有苦葉下有瓜瓞匏繫於斯殆為吾設元豐題字幾五百年匪古可翫有象宛然留意於物古人所戒櫝而還之尚俾勿壞

桂巖書院銘 有序

婺源戴氏之先作桂巖書院葢因其所居里而名後病其隘改徙里之翁村而仍以舊名不忘本也其諸孫兵科給事中賓之來請予銘為之銘曰

有美者居戴氏所作堂序秩如莫匪是學聚書延師以覺後覺子弟詵詵咸蹈矩矱出用於時里士奮躍石鼓嶽麓千載是若爰作先祠享祀以時凡我宗族亦聚於斯有田有廪有義以施游歌之人匪但是資南望婺源山川秀美篤生文公茲惟闕里桂巖種德舊扁在此講座有銘敢效遺軌

斳充道大研銘

山骨斲成黝而密外雖有文不勝質文字發祥光采出

墨瀋有容滿不溢用之宜歸大手筆轉圜即非晁氏物

宋晁補之有大圓研自為銘

贊二十五首

元朱澤民先生遺像贊

誦其詩讀其文而不識何如其人覯其畫玩其書而不識其人何如古貌長身今既獲識元之澤民漢之陸績

母夢績而生

王訥齋像贊

是維王訥齋先生考其世家在程門為正學論其術業於周禮為上工謹於行而默然終日之間惟其口之訥居於家而瞭然四方之事惟其心之聰遺書浩穰而能讀也孝委巷陋隘而為禮也中衣巾古雅氣貌肅恭就而挹之儒者之風

耕學徐翁像贊

口不食君之禄而惟惠則能使人足雖至偃之室而其事不為謀身故或隱而去將遠追乎南州之徐穉其既

耕且學又曳視乎谷口之鄭真虎山之麓太湖之濵益予嘗扁舟及門而與之為主賓者也

張汝弼象賛

霜髯斑斑而貌則澤其閱世也當如青松之倚石霧日濛濛而心則瞭其鑒物也又若秋水之在沼豪氣凡陳元龍而翦翦者無所容高論擬孔文舉而録録者不足數其人品如此則其學術政事之出於流俗可知也已然則世方謂其草聖為東吳之精豈能窺其户庭詩律

敵西江之派適以拾其稊稗况所謂樂燕游善戲謔又愈失其大畧此殆弃滴之語於瓠子而徒見笑於東海若者也

新野王教授陳以道畫象贊 僉憲祚之子

知其德者信其貌之必莊考其學者惜其名之未揚既有而推於人其教也不困將老而致其事其器也終藏是惟先生爲人之大畧不然又何以嗣續乎先朝之直臣而模範乎宗室之賢王也耶

武畧將軍李君象賛　元李為樞密院判入國朝為今官鎮階州庶吉士士常之曾祖也

惟臨淮李氏保此畫象百年於兹其似與否吾何從知不知者貎可知者徳葢其率鄉兵歸王國全一城之民垂累世之澤其徳乃爾則形似在乎不論而況其平生官簿之履歷也哉

李措揮象賛　士常祖父

壯哉王師安華攘夷桓桓此公功在西陲有赫世官嗣

而大之為時勇將可按而知若其靜厚不伐廉介有為勇而且賢知者其誰而吾獨誦其警身訓子之詞矣

故蔣樂亭象贊

摳衣鄉校業精於勤汪汪其量熠熠其文入對大廷出宰上縣有志方行溘焉不見其壽幾何其勞則多其惠則深邑人之歌邑人之歌後人之滹呱呱者兒驗此世德

王舍人允達象贊

介而通其中也有容儉則固其外也無慕清且和不揚其波剛無虐獨完其鍔泊然惟躬而克舉此我求其人世濟其美文忠之孫孝莊之子方仕路之爭騖忽攬轡而回車振清風於斯世非富貴之可拘吳江之濱越山之麓歳晚之期吾言可復

江西布政使朱公象賛并序

公名勝字仲高金華人正統間為刑部郎中出知蘇州居官廉平公恕賦足訟息六七年間府中殆無事既趋

擢江西未至而没蘇人至今論近世賢守必首及公具
予鉞貢來禮部持公畫象見示寛幼猶及識公對之感
歎不已為之賛曰
悃愊之資清静之治民惟期安政不好異嗚呼公乎真
古循吏而今不可復致矣
丁易洞象賛（鎮江人中書璣之父）
江山回合中有斯人清修苦節博雅多聞將老受封不
改其素飲水中濡看雲北園

錢院判象贊

越人之醫秦人之愛千載有傳其術斯在名揚治朝手沐徽書及幼之念不忘其初荷恩則多保身惟智曰有後人宦業可嗣今而已矣孰起其人我視遺象宛得其真

太卿劉公修史象贊 宣

黄閣高居清風穆如望之若仙朱襮瓊琚肆吾直筆畧無趦趄而惡不隱而美不虛如司馬遷成一代書藏之

金匱登之石渠其才之稱為良史者所謂他人不足已常有餘者乎

費司業野服象贊

前史所載列仙之儒其服則是其貌不如豈心逸而休抑義勝而腴求之形似蓋亦區區惟陽城能教人而考其師道之既立故陸贄善議論而望其相位之必居其尚智周道濟沛然有餘而垂紳正笏以躋乎臺閣之長及夫功成名遂泊然若無而戴笠策杖以從乎山澤之

癯則出處之際又孰得以為迂哉

王光菴先生遺象贊

吁嗟先生吴之隱淪謂其拙於用而文足以叙事謂其絶乎俗而術足以濟人謂其生而迂其智能全於世謂其死而怪其孝不忘乎親葢古所謂通儒而又謂之獨民吾於先生亦云

閣學徐公象贊

允矣康濟之才卓然弼亮之志清階屢陟固為儒者之

榮黄閣髙躋斯盡衆人之慰豈負貴而驕盈惟居寵而祗畏觀夫退食委蛇忘其勢位蹜蹜循行沈沈默識試即其容或得其意憂治世而危明主念小民而思寒士鞠躬盡節務竭其才之所施正已格心期充其志之所至故泰山喬岳雖不見其運動之勞而長江大河自能成其漸漬之利也

姚栗菴象賛 并序

栗菴自京師歸隠吴城東故居絶意仕宦專以授徒為

業今年已七十餘矣沈石田為寫其象且贊之予與栗菴交甚久而别踰十年想其抵掌談笑風度宛然在目獨能無一言乎贊曰

優游城市之間蕭散園池之上其蹟雖混夫孰識其心之清其氣惟豪不自知其言之放笑無謟容走非俗狀浮雲乎宦情堅石乎壽相吾嘗熟其人益城東姚栗菴之象也

處士呂愚隱象贊并序

愚隱新昌人生宋末歷元至國初年百歲而沒其六世孫刑科給事中獻奉遺象求贊贊曰

蹟之隱寧當乎不智之名心之仁自發於必恭之貌里居東越傾廩每應乎求世值前元束帛不得而名視榮啓期如弟而有樂可歌得庾黔婁爲子而行孝以報本眉皓然厥象惟肖葢無忝乎百歲老人之號者也

孝子呂德升象贊 并序

德升爲愚隱處士之子今給事獻之五世祖也國初應

名不仕養親以孝聞給事奉遺象求贊而述其平生尤詳贊曰

宛斯人之如在擬古人而庶幾方治世之躬遇惟養志以無違起於丘園雖龍顏之屢覲避乎矰繳竟鴻羽之高飛葢不為危言激論之張范能自託於雅才清思之陶韋歛以布衣白首全歸餘澤所被百世是依

孫欽齋先生象贊 鼎并序

欽齋先生昔以監察御史提學至吳中寛時尚幼幸嘗

受教既久不能忘也今年先生之季子瑩貢上禮部奉先生遺象見示德容宛然甚慰懷仰謹為之贊以述先生為人之大畧贊曰

惟敬惟和不慢不暴先生之身實載斯道惟優惟嚴不徐不躁先生於人實以身教幽暗不欺造次允蹈名慮乎彰聞志期乎深造言不忘乎君上而為至忠行可通於鬼神而為純孝故直以先生擬諸古人而後生小子亦庶乎知德之奥者也

陳憲副象贊 琦

金石不渝之心松栢後凋之操處世不趍時以模稜遇事不違道以執拘一舉甲科而名譽即揚兩典臯事而刑獄不撓追洛社之高躅望其杖屨而益尊發吳門之雅音諷其篇章而甚妙癯然如不勝衣淡然而無所好宛然眉目之可親又見厥象之惟肖也

韓克敬象贊

依隱而智濟物而仁好古而雅任情而真考其世固出

韓伯休之後觀其號能慕蘧伯玉之為人者歟

施修撰遺象贊并序

故翰林修撰施宗銘先生家藏遺象其嗣子鳳奉以求贊贊曰

具區之清毓此國英矯然孤鳳以鳴太平何翔於甸遽匿其形維昔海內盛播其名幸哉遺象以慰平生孰尼其行孰毀其成命也在天嗚呼宗銘

沈啓南象贊台人鍾希哲寫

金石其聲玉雪其膚身處乎一邑名揚乎兩都設几乞言有敬老之郡縣款門求見有好賢之士夫辯博傾坐人而守之以訥通明識時務而處之若愚塞胸中之丘壑洩指下之江湖演而為詩溢而為書豈特王摩詰之輩抑亦文與可之徒妙哉鍾老寫此酷如清氷玉壺之瑩徹碧梧翠竹之扶疎吾又見石巖裏之謝幼輿也

劉户部時雍象賛

此户部侍郎華容劉公象也觀其貌無毫髮之不差子

未敢知論其心得底裏之眘實則予庶幾葢正而不迂和而有辨簡樸而好文勤瘁而忘倦功在朝廷而口不自言名滿寰區而身欲無見其平生可謂自信不疑孤立無援者也惟引去之勇決見晚節之益高慨吾徒之莫從望雲霄之羽毛

家藏集卷四十七

家藏集卷四十八

明 吳寛 撰

題跋二十九首

跋所錄方先生書後

右方希直先生遺其友國子博士王君仲縉書五通遭時多故其手蹟之毀弃者七十年於此矣顧其書幸爲王氏家乘之所收載博士之孫汶誾以示寛因俾錄而

列之先世師友尺牘中寛既以不善書恐為先生言語文字之累辭而汝強之卒為録之於乎先生之言語文字妙矣固不在乎區區筆墨之間而況所以為先生者又不在乎言語文字間者耶臨紙之頃不覺使人出涕

題吳貞母傳後

國初文章萃於金華凡當時忠孝貞烈之事其人雖處遐僻皆賴其筆傳之至今況為金華之人其為紀録也固宜劉養浩為宋潛溪胡長山門人文章甚得二公法

度嘗作吳貞母傳則貞母固賴其傳矣然事行賴文章而傳文章亦賴事行而顯則又安知養浩不賴於貞母耶貞母之玄孫福字吉甫者初登進士第來請予題因書此數語歸之

跋謝山人詩藁

嗚呼山人已矣予得其遺藁於其從子翰林編修鳴治而讀之惜其無年無位無子而獨有此詩也悲夫雖然山人之所無者乃衆人之所常有其所有者乃衆人之

所常無則予於山人亦何惜其不得為衆人也哉

恭題楊文貞公所書宣宗御製詩後

宣宗章皇帝之在位也天下晏然號稱至治亦惟有若少師楊文貞公寔左右之今四十年矣一時君臣既不可見而獨見文貞手書御製詩慨想當時明良相逢之盛一德一心雍容和樂幾事之餘發於聲韻蓋與虞舜作歌皋陶賡歌同一意也嗚呼休哉是詩今為都御史錫山楊公所藏翰林修撰臣寛獲觀而謹識之時成化

九年夏四月辛未也

書今人畫冊後

此冊皆今日供奉內廷諸良工所作者古者人君好畫立之院設之官著之譜於時畫士如馬夏梁蘇輩皆落筆精巧妙絶一時然卒之為喪志之累徒遺後世之笑而已覯於此冊則吾君萬幾之暇玩道而不玩物之心固於是乎見而彼供奉者葢亦不獲盡所長於縑素間矣

題勿齋藁後

故福建布政使臨海陳公所著勿齋藁一編藏於家久矣其子今河南憲副遣人自治所持以示寬使序其首傳之寬以不敏辭且辭以前輩制作非區區末學所敢序者既自顧迂拙之才平日辱憲副先生知愛最深終不可無一言以復則為題其後歸之憶為童子游鄉校中竊知公之名既長凡公為御史時剛正之氣謇諤之節溢於彈劾匡救間者頗能得其語而道之至其出為

方岳美政良法大見設施又能紀其一二益不徒知其名而已他日憲副先生以御史提學南方畧去條約專以身教一時學者翕然丕變有慕德恥惡之心人曰此勿齋公子也寛時猶在諸生中自幸識公之子因其子之賢而公之德學所以薫陶其後人者又從可見既益得其為人愈欲推求之意其發於文章必有可讀者而恨未之得也乃今得而讀之然後先生之為人完然於我矣抑是編之作朴茂平實初非與世誇奇弄巧之徒爭勝

負於筆墨間者也而彼奇巧者其能事止此孰知事之有大於此者乎後之人於先生當考其氣節考其政事考其德學而讀其文章可也

書壬辰科進士題名後

今上之八年擢進士二百五十人此其太學題名碑也是科寬實以下材誤在高等待罪史館忽焉三年彼之居省寺任州縣者咸奮厥志美政向成寬將何為以報恩寵然則題名之舉固所以為榮亦所以為愧也歟工

部主事潘璋同年進士也出示搨本謹書其後而還之

跋王允達藏宋仲珩草書

宋舍人草書予游南都時屢觀之今復觀於此披玩數四殊不厭也

跋項文祥刑部愛日齋藁

文祥篤於倫理者也今其詩百餘篇歸於此者什六七葢與世所謂詩人異矣讀是編者不必論其工於為詩當論其工於為人可也

跋世儒堂記

世儒堂在郡城之南學之西絡菴俞隱君之所作也予游學宫時暇則與一二友生過之絡菴輙野服出見客梅邊竹下相與嘯歌以為樂往往至日落始去故予於他勝處累歲或不一至獨喜至俞氏者亦惟以絡菴之真率可愛也俞氏之先有諱倚者自汴徙吳至絡菴凡十二世世以易學鳴其間尤知名者石澗貞木二先生為堂之作絡菴旣自為記今年冬予將北行益有感於

舊游之樂也爲書此于後云

題杜東原絶筆

此圖杜東原先生絶筆也葢予友賀解元其榮當成化甲午之秋將上春官之東原别東原作此爲贈未畢而病旣没始得之其子貢士啓水微石瘦林木疎豁雖乏點染之蹟而别情行色隱然可見東原可謂妙於畫矣東原先儒林府君之執友也其以誨言及予甚多而尤以予嗣續爲念予居京師嘗作松子圖見祝久之復以

書來曰圖有驗否其意之勤厚如此寛之得請而歸也既痛不及見吾父而東原亦已即世矣歎前輩之凋謝傷古道之寂寥區區筆墨之間而感慨係之東原沒時年七十有九

題蕭鳳儀生朝詩

海虞蕭冬官漢文以其先鳳儀府君生朝詩遺墨示予府君作此詩年纔二十二耳蓋又十年而卒其詩有曰惟人萬物靈可與天地參四端本完具衆理咸包含不知

學踐形反類蠹書蟫既見其年少志大所就有不止乎文藝者至卒章曰虛形寓兩間藐焉同吳蠶乘化暫流轉安用希彭聃其言雖若類乎死之讖而達生委運之意又自可見使其不死真足以立德於世未可知也然君雖不壽而有子如冬官者方以政事文學有光科第足以不死其親不然則此盈尺之紙且將索之鼠穴中安得有此金聲玉振流響於士林間耶

題賀大理與張用齋手帖

賀大理諱賢後更諱言字公宣其先自蜀徙吳中國初仕為江陰縣學訓導擢大理評事未幾竟死工役一時遺書盡廢獨所著詩有稾藏於家既及百年孫甫字美之者始得此帖於采蓮涇之俞氏葢賀昔嘗與俞鄰也其曾孫解元恩請予題之觀大理公自序艱苦至乞米等語與顏魯公事類則其清貧亦甚矣而卒與貪夫同死然在當時不可謂不得其死也此其可為太息者予因述其出處大畧庶後之覽者知其為人必有同予一

旣者矣用齋姓張氏吳江人嘗與大理同官江陰有詩
槀亦藏於賀云

跋黃山谷草書李白贈懷素長歌

山谷寫此歌所謂飄風驟雨落花飛雪等語雖自謂可
也

跋李龍眠女孝經圖

昔人論文章不關世教雖工無益予以為圖畫亦然此
卷寫女孝經四章而其事蹟則每章圖之初不知作於

何人獨其上有喬氏半印可辨啓南得之定以為李龍眠筆及觀元周公謹志雅堂雜鈔云己丑六月二十一日同伯機訪喬仲山運判觀畫而列其目有伯時女孝經且曰伯時自書不全則知為龍眠無疑啓南真知畫者哉圖中為女婦革所以共職進戒者皆閨門之法家國之利而其容氣端莊詳雅覽之使人竦然起敬足以消其淫媟戲嫚之心非特女子之有家者當為監戒也所謂闗世教者此類是已

欽定四庫全書

跋宋中興名臣手帖

宋至靖康禍亂極矣此豈皆天命哉亦必有人事也葢啓之者王述之者蔡而成之者童秦其事皆有本末可考然以當時人品論之雖小人之多不能多於君子又以當時人力較之則君子之强不能强於小人此無他國勢既卑君心既怯譬猶下坂之車挽之者難為力推之者則易為功也嗚呼可勝恨哉其號為君子者當以李忠定為首張忠獻趙忠簡次之而李參政光呂太保

順浩單又次之之數公者名愈高則位愈不固故忠定擯斥特多而甚夫耕者必有耦占者必有三以力之合而謀之衆也向使數公一日同坐於廟堂之上得促膝以論國計必能合羣策以抗強敵其禍亂必不至於此極而離坐之席未煖又有人以參之甚者撤其席而擠去之乃真以廟堂為傳舍遂徼為家室其出沒往來不啻參商鴻燕然徒使百世之下手蹟數行乃獨聚於一卷之間人心之公於是而見嗚呼其可恨也夫其可悲

也夫

跋所録楊叅謀誄後

右元張文蔚撰楊叅謀誄予得之陳玉汝玉汝得之吳江虞氏嗚呼元政不綱群雄竝起使人得據全吳之地富貴者十餘年此守臣不職之罪有媿於椿者也予每思得故老談吳中舊事而天下承平百餘年來無一存者椿之事雖載郡志知者尚鮮予幸此篇出於破篋故紙中將假此請於儒林諸公題識其後以暴白椿之死

事因別錄一通還之王汝椿之為參謀也此云守齊門郡志云婁門然謂其妻得尸於張香橋要以婁門為是椿能文子又從玉汝得其作吳人金伯祥瞻雲軒記附於後且以見文士之能死義詠所謂通經執義奮不顧身者也其字子壽先世蜀之眉山人為少師棟之裔後徙居吳文蔚字懋實吳興人

跋啓南所藏黄山谷墨蹟

山谷論書云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

子粧梳百種點綴無列婦態觀此老杜二詩乃其所自作信哉其為列婦也與歐陽公謂蘇子美論書而用筆不逮其論者異矣沈氏子孫宜世藏之

題王右軍東方朔贊大令洛神賦石本後

二王真蹟宋御府所藏合三百餘紙靖康之難一廢于金人之手矣今或遺逸於好事家者去晉益遠墨搨楷朽真贋莫辨而卒壽其書流傳人間則幸有石本在耳模刻者之切於是乎可賞若此二帖又羲獻之名書也

然較之世所傳法帖體格殊異葢彼皆短牘小簡信筆數行如樂毅論黄庭經與此贊則全篇成章宜其嚴整不茍異於他書而禊飲序出於觴詠游騁物感興發之際筆意飄逸又不可以執一論若洛神爲獻之平生所好寫亦用意之書也然自昔人所見惟自嬉至飛十三行耳此獨得其全文何耶陳味芝先生挾此示予城東别業因悟古人書如雲行太虚態度不定觀書者又如魯僖登臺以望使每歲分至啓閉皆八表同昏之雲雖

不望可也

書續編懐古録後

顧元公自吳歸晉晚節為討賊之舉事功偉然世皆壯之以予觀此適所以為晉耳於吳何預夫其才終能平陳敏而免為晉之逆賊不若始之討司馬氏而遂為吳之純臣使當時事勢有不可為則從張悌之死可也從諸葛靚之逃亦可也而曰采南山蕨飲三江水非空言乎不然惑於張季鷹之言也夫以為有四海之名者求

退良難則靚獨非名士乎吾恐李膺不為此言也靚没後百年得陶靖節家世勲舊與元公畧同而一彭澤令視黄門侍郎則有間矣然二人皆嘗託之酒以自晦者使元公得遇靖節必知濁醪妙理其酣暢忘憂不在入洛之後矣嗚呼惜哉因覩吾鄉朱性甫續編元謝子蘭懐古録為書此説盖竊取春秋備責之義而不敢為世俗附和之論也

跋米海岳臨顔魯公坐位帖

米海岳自序於古名家書學之幾偏故其臨模之際往往逼真此顔魯公坐位帖元袁文清公定為海岳所臨者夫魯公平日運筆圓活清潤能兼古人之長米則猛厲奇偉終墮一偏之失以孔門方之其氣象真有回路二子之别故此書則如既見孔子後欲效陋巷自樂而行三軍當一隊之故態時復一發於詞氣間也

跋山谷書後漢人陰長生三詩

陰長生此詩非山谷書之幾沒於世然此卷卒為世所

重者豈以其詩哉抑之刑曹好藏古法帖能識其妙此又其先博士公時已藏又其家之故物云

跋元諸家墨蹟

近歲號能鑒賞書畫者吾蘇有劉僉憲廷美華亭有徐正郎尚賔二公既皆以博雅見稱於人而又力足以致奇玩故人家斷縑残墨率歸之其得之既多而益不足為之廢寢食汲汲走東西購求不已歲久大江之南稱收蓄之富者莫敢爭雄焉二公既沒士大夫愛其雅才

清韻無復見斯人也相與歎惋然二三年來吳人所得
書畫固有出於他姓者而為二公嘗所得者亦不少也
於乎死者之骨未朽而手澤尚新人復得而持去之予
每自以為玩物者之戒亦未嘗不引之以戒乎人也若
相城沈氏自蘭坡府君生璽菴徵士璽菴生同齋同齋
生石田世游藝苑繼繼不絕家藏故物殆及百年益完
益盛至於維時篤好又復過之益予所聞見於沈氏者
五世於茲其亦難得於今日也哉夫物之聚散勢也然

不有以散其何以聚聚所以伏乎散者也世之人欲聚其散者固惑而予因其聚散置悲喜其間亦惑也惟以為故物不可失墜此則子孫之為孝者一端而不可不加之意耳維時持元人書翰一巨卷求予題識因即鄉里之近事家世之美德告之為惑為孝是在維時而已元人以書名家不在此卷者無幾若其一代書法之妙則善鑒賞者自得之

跋宋虞忠肅公手帖

虞忠肅公采石之戰日星晦蒙江水震蕩功烈赫然於時足以讋伏彊敵媿死名將疑其平日為人有喑啞叱咤千人皆廢之狀及觀其手帖詞語詳雅氣象雍容乃真一書生耳公之子孫居吳中者世藏此帖今為葑門朱性甫得之夫性甫雖好文事藏此吾固知其意不在筆墨間也

書舊題王駙馬草書千文後

成化元年八月予在南京寓報恩寺之悟師房題此千

文今一紀餘矣師既化去其徒大章持來吳門復一示予覽之茫然如誦他人語因憶所寓時誦習既輟禽聲樹影間焚香危坐使行童斵竹萌烹苦茗啜之一時清寂之樂莫可言喻葢報恩者昔人之明招也閉目了然何異蘇長公之想龍井而綠陰四合又如虞邵菴之憶開元因一展卷間有不勝其感歎者矣顧予方牽於吏役未能脫然世俗何時得復偕大章一共此境其樂當不減於前日也聊書卷尾俟之

書胡訓導小錄後

初胡君選授蘇學訓導即以當世可施行者數事建白於朝予得其章讀之已多其通於世務非腐儒比及予不幸居憂於家士大夫過者往往道君之行而陳味芝先生至為小錄以傳他日君亦有母之喪將乞予銘墓而先之以門人予曰胡先生則賢矣其母之賢亦可知矣如吾憂制何敬辭其門人曰先生甚慕執事欲託以表著其母執事獨不移所愛其親者及之乎予不能答

明日君衰服拜請庭下其容甚戚予感焉曰諾既踰朞祥始克執筆為之終篇及君曰廉介善教人益據小録而書也王浩義生以郡學弟子從游有年竊觀察誠服其師及取所謂小録者別書一通朝夕自覽其意蓋曰先生既以憂去不獲左右侍覽此庶幾如見其人或有益也復來請予一言蓋義生可謂善學矣誦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雖去我千載猶有益況嘗親炙之者乎即是以想其為人吾見盈丈之卷數十百之字皆義生

之函丈夏楚也小録稱及李司訓其者字居定號訒菴台之黄巖人本林氏為考功郎中茂弘之子而寛之師也為人之賢誠無愧於胡君没巳二十餘年其兄之子刑部侍郎一鶚嘗謂寛宜為作傳寛嬾嫚未能有媿於味芝多矣

題陳清全先生小象

寛嘗聞前輩稱陳清全先生為前元吳中名流每恨生晚不及識其為人今其五世孫騘奉趙仲穆所寫先生

小象相示杖屨翛然真神仙中人也拜瞻之餘敬題其後先生諱深字子微清全其號也年八十五而終所著有讀易詩春秋等編永樂間曾孫紀善曰紹先者獻朝矣

書隱者邢用理遺文後

用理吳之狷士也隱居葑門之東以醫卜自給足蹟不出閭里葑門人有不識其面者故僉閫憲事陳公永錫與用理同里居素剛介少容獨加敬重旦則挾冊就質

疑難往往至昏莫乃返然用理終歳不一至其廬也有翁董二帥作鎮於吳以用理名隷册籍欲邀致爲子弟師輒辭謝其後郡守丘侯知其名請預鄉飲亦不赴人益高之所居陋巷中敝屋三四間青苔滿壁而折鐺敗席蕭然貧家長日不舉火客至相與清坐而已用理體清瘦如削既壯不娶家止一僮淡泊如野僧室多藏書手自校定至前說謬多能是正其學自經史外凡釋老方技之說無所不通平生嬾述作故其文止數首亦

不留稿朱存理性甫與為東西鄰少從問學為收訪而錄之用理諱量號蠢齋卒時年六十二葬所居北原麋字圜預自誌墓畧見其家世矣若其為人固所謂狷士也予與用理交久往予出東郭過周氏女兄次必扣其門訪之與論甚合歸未嘗不歎其清苦廉介類古隱者嘗欲傳其平生不果適性甫以其遺文示予聊附書其後嗚呼用理已矣惜予筆力弱且言不足信後安得如歐陽子者置之獨行傳之列使其名永存耶雖然此非用

理之所計也

題懷素自叙真蹟

素師自叙初爲南唐李氏物歷蘇邵吕三氏流傳轉徙又不知幾家今爲荆門守徐君得之寛聞昔黄山谷作字蘇長公從旁稱賛錢穆父云惜不見懷素自叙二公不以爲然後山谷獲見之始深歎服今卷後云藏於蜀中石揚休家以魚牋臨數本者是也頼濵題字時尚恨其凡不及見此顧寛何人乃得預此奇觀賞玩之際豈勝

欣幸及觀序内擔笈杖錫西游上國等語知書雖學之一節欲造微處其精勤若此則學之大於此者可以小得而自足乎然則予之欣幸又不獨在此鶩蚍走虺驟雨旋風間而已也

家藏集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家藏集卷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中書臣賈鋑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録監生臣郭履元

家藏集卷四十九

明　吳寛　撰

題跋三十一首

跋宋理宗御書賜鄭丞相詩後

右宋御書律詩一首小序曰朕誕節載臨集英錫燕其後題曰賜鄭丞相識以二璽其一文曰庚戌庚戌淳祐十年也然宋自南遷後凡三歴庚戌此何以知之葢建

炎四年紹熈元年皆無鄭丞相有之者淳祐也按宋史鄭清之以端平乙未拜右丞相丙申享明堂以災異免淳祐甲辰爲少保奉朝請丁未復右丞相己酉轉左賜詩在明年春又明年封齊國公致仕越六日而卒此其證也或者不考指爲徽宗詩夫當時雖有鄭居中爲省長然不名丞相至孝宗朝始改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左右丞相況詩有青陽闓動之語徽宗則以十月生且在位二十五年亦無庚戌歲此又易辨者若

夫宋君多能書其字畫識者自能鑑之又不暇論也故此詩知為理宗賜清之無疑夫清之以舊學故致位宰輔既免倏起眷遇益加翰墨之賜史家嘗載其顯德謨明閣扁至於詩篇微末不勝紀録此特流落人間者耳然片紙揮灑宮而不名即此足以見當時寵異之恩矣世之覽者必將慨然於斯

跋解學士筆舫銘

筆之用於世久矣自韓文公作毛穎傳其名始起文字

閶吳興張文寶在國初業擅製造因名其舟當時士大夫多為詩文遺之而學士解公縉大紳特為作銘益公之書妙固資其用而賞之也文寶之孫士行僑居吳中能傳其業持公銘文求予題識予以文字為職而亦資其用者惜書不若解莫能賞其妙而文不若韓可以增重其名然念毛穎之功不可負而士行之意不可拂也聊題數語歸之

題宋大慧禪師手帖

當宋被金人之難一日金忽議和刑部侍郎張九成謂金實厭兵特張虛聲以撼我耳因陳十事云彼能從吾言則許之必使權在朝廷時秦檜力主和議以言誘九成終不能奪遂深惡之顧九成素好佛學他日問法於徑山杲公適方議神臂弓禦敵杲遂借以為喻檜聞之即指為謗訕貶九成南安軍至竄杲衡州久之移梅州尋反初服主阿育王寺帖中云罪廢十七載及續蒙再賜為僧又出作粥飯主人等語是也吳城東獨閑上人

久藏此帖今傳其徒志勤予觀之竊有可慨者夫當檜在相位屈巳和戎甘心事讐凡異巳者一切屏去如九成固不能逃矣而杲緇流也亦波及之則當時志士賢人遭其毒手者可勝計哉杲在宋南渡後為禪宗稱首孝宗朝賜號大慧然晦菴朱子謂其作事必點檢喜怒不中節觀帖中憾藏敎家發誓願等語葢亦可見而姚榮公廣孝特以忠孝許之謂其嬉笑怒罵無非佛事榮公佛者豈亦黨同之論耶

跋虞氏遺墨

吳江虞堪勝伯一字克用宋相忠肅公之八世孫也貧而好古藏書甚富所與往還皆四方名士一時以詩文簡牘相贈遺者動盈篋笥勝伯既以雲南府學教授沒於官其子鏞且能讀父書授徒里中至其孫湜始去儒業先世故物時賣以供衣食費湜有子櫂家益貧物益賣不已崑山葉文莊公嘗作書止之力加提挈竟得一官未幾而卒自是家愈落初虞氏所藏詞翰無慮數篋

權卒後妻子僅以一魚罾裹置屋梁今則併其罾亡矣予每見其家遺墨未嘗不把玩興歎葢物聚而散此其常理無足怪然未有不聚於賢而散於愚者此可以歎虞氏之世也友人陳玉汝之子鎡得此數幅乞予題之虞與陳姻家也且居隔一水鎡之藏此其為鑒亦何遠之有此則盈丈之紙出於蠹傷鼠嚙之餘所以助吾之德者固在不然玩物喪志適足為德之累吾何取於鎡耶

題沈雲鴻藏其父所寫古木慈烏圖

石田作此蓋偶寫其西莊景物耳其子雲鴻遂藏護謹甚以子父之執也奉以乞言夫其啞啞而鳴翩翩而集相覆以羽相哺以食者雲鴻固有感於烏之孝矣若夫扶疎糾結輪囷離奇上聳旁撑其大數圍者非木耶世之故家莫不有此木子孫不能保其先業伐而薪之而烏止於他人之屋者多有之雲鴻視此而有感焉詎非孝之深者乎

題伊尹耕莘圖

古圖畫多聖賢與貞妃烈婦事蹟可以補世道者後世始流為山水禽魚草木之類而古意蕩然然此數者人所嘗見雖乏圖畫何損於世乃疲精極思必欲得其肖似如古人事蹟足以益人人既不得而見宜表著之反棄不省吾不知其故也此為伊尹耕莘圖圖之工拙予不能辨若其工於造意有不待辨者尚賢蓄此想其人論其世志其志而樂其樂以尚友於三代之間其為助不

既多乎

跋鮮于困學草書後赤壁賦

鮮于困學書名在當時與趙吳興鄧巴西各雄長一方困學多為草書其書從真行來故落筆不苟而點畫所至皆有意態使人觀之不厭不若今人未識歐虞徑造顛素其散漫連延之勢終為飛蓬蔓草而已錫山鄒永章蓄此後赤壁賦觀之數行後益可把玩然自愧非書家不能深知其妙處耳

跋陳祕書遺墨

宋朝奉大夫祕書監知台州四明陳公著題松江圖古箋詩一首藏於吾鄉古敬脩氏古箋之妙一工人所能耳不足論獨公寫此詩時年八十矣觀其用筆沈着端勁而行復匀整不茍足以占知其為有德君子也葢公登寶祐丙辰科文信公榜進士初歷州縣時宰欲致之門下弗附及國亡遂隱不仕其為人已無媿於信公故其方剛之氣溢而為書如此凡公事行家世之詳已見

其子泌外孫胡世佐與今陳味芝先生跋語矣泌之子桱仕國初死於起居注有史才卽嘗著通鑑續編者

跋趙吳興臨王右軍十七帖

學書者師晉王氏乃為善學若近代吳興趙公又其高第弟子也公於右軍書尤喜臨十七帖此則馮抑之刑曹所藏一日持示適客有自錫山來者亦出一本觀之筆畫肥瘦稍異然皆出公手無疑客又言吾族人尚藏其一亦真蹟也於一日之間所聞見者已得三本乃知

此帖蓋為公平日書課所謂獎精疲力以學書為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不免如歐陽子之所譏者然歐陽子又謂古人作書初非用意逸筆餘興淋漓揮灑使人驟見驚絶徐而察之愈無窮盡夫其書之妙如此豈一舉筆而遂能哉蓋其功已用於平日久矣故世傳右軍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因有墨池之名事之有無固不足辨然果欲其書法之妙雖由天資人品而學力所至亦不可誣觀於吳興公足以驗之矣

跋米南宫龍井記石本

天水尹希賓嘗蓄米老所書秦太虚龍井記石本字畫雄放但其文惜多缺處其子寛因録全文於前以便讀者託吾友史明古求予題之尹君之意雖為故物重然亦重乎米書而又不無不重乎太虛之文也君如重其文則太虚又嘗有龍井題名記及東坡跋語更録以附於後則不獨全龍井之文且併龍井之事全矣予方與明古約同游杭預期日月而龍井杭之勝處也至則當

按記文所載次第登覽亦將為數語以續古人歸其為君再書以附之

題衣靜春寄鮮于太常詩後

予少喜考論吳中前輩嘗閱元黄文獻公文集衣靜春先生墓誌知其為吳人而尤以不得見其子孫為恨他日社學師衣以昭氏過予談及其家世則靜春乃其五世祖也又明日挾靜春所寄鮮于太常游錢塘雜詩來示於是靜春之子孫既得見之又得見其手蹟而詩有

懐吳中錢德鈞以下諸友之作又因得見前輩數人於

一日間為欣幸久之

跋元諸名公所書靜春堂詩集序等作後

元儒袁通甫先生著靜春堂詩集諸名公若龔子敬陸

文圭楊仲弘湯師言陳繹曾之有序虞邵菴郭祥卿之

有跋錢仲鼎之有詩所以交贊而互評之者殆無遺意

詩既刻板後燬於兵火此卷為當時諸公手書幸哉獨

存而黃晉卿為作墓誌亦在卷中葢嘗論及其詩因附

之也然藉此篇則通甫之學行可以考見而不徒為能言之士矣靜春與子敬祥卿尤善趙文敏公稱為吳中三君子又嘗圖漢司徒安卧雪事遺之以擬其高節其見重如此是圖數年前予在南都實見之今不知流落何處惜乎不得與此卷並藏袁氏也海虞吳都憲舊為通甫五世孫都察院檢挍以寧題此卷以寧卒無子今歸其從弟以昭以昭教授社學不墜儒業保䕶故物他尚數種通甫於是乎有後矣

題袁養福所書郭有道碑文

前輩下筆便有典刑雖行草不苟况正書乎此吾徒所當媿者袁君養福元石洞山長静春先生之孫也而郡學教授仲長之子所書郭有道碑文端勁清峭深得歐陽率更筆意以其字畫之妙如此宜有書名於時然吴人固不知有袁養福也使予不見此幅亦幾失之乃知前輩能書者尚多而失之者不少矣其曾孫杲字以昭者持示予請題一言以昭之意在乎先世手蹟耳初不計其

書之何如也蕢福字能伯仕國初為福建憲史高太史季廸有詩贈行而陳檢討嗣初稱其行潔負才氣有詩聲葢不特能書而已其書碑文外又有九歌藏於家

題東坡遺張平陽詩真蹟

東坡遺張平陽村醪詩真蹟舊藏光福徐良夫家據東陽黄晉卿題識詩凡六首今耕學翁得之已亡其半可惜也然吾聞良夫所藏高編大冊甚富今則一字不存矣則此卷雖脫落為幸巳甚且徐皆出偃王春秋時徐

子章羽被執子孫散處揚徐間今耕學與良夫同姓同里此卷之在耕學猶在良夫也為幸益甚嗚呼楚人得失孔子鄙之吾恐故家子孫得以藉口也故拘拘於徐云若夫坡老聲畫之妙前輩論之詳矣區區末學何足以知此

題重刻缶鳴集後

洪武史官高啓季迪有詩千篇號缶鳴集其夫人之兄子周立公禮嘗板刻於所居之甫里正統末燬於火郡

人徐用禮復取刻之增多倍於舊而姑蘇雜詠在焉按缶鳴公自為序云自戊戌至丁未之作得七百三十二篇及公歸田後又益以戊申至庚戌之作益得二百二十八篇乃合十三年之詩而成此編序又云自此而後著者當別自為集蓋明年辛亥作雜詠甲寅公死於法矣今考雜詠統百二十二篇而用理所增僅三年之詩也幾九百篇一何多哉嘗覩謝翰林元懿序謂公初為四集删改會粹始成缶鳴則今所增入豈多昔所棄去

者猶存於世錯置其閒歟不然作於三年者悉取而未及删歟讀者頗以為病則欲侈其詩適所以累其才歟周噎仲英者甫里人也老而好文謂缶鳴為里中故物而公之手選也慨然重刻又以舊板缺公自序更補之汲汲走予請一言予憶為童子公之詩往往成誦稍長棄去遂忘其詞仲英雖有請安能知太史之所至哉惟蘇文忠公有言詩至於杜子美故近代學詩者多以杜為師而尤得其三尺者虞楊范三家而已然文忠又謂

子美以英偉絶世之資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絶塵亦少衰矣世以爲確論若李廸生值元季非不知有子美者獨其胸中蕭散簡逺得山林江湖之趣發之於言雖雄不敢當乎子美高不敢望乎魏晉然能變其格調以彷彿乎韋柳王岑於數百載之上以成皇明一代之音亦詩人之豪者哉所恨蚤死未見其所止何如君子爲之慨歎故廬陵楊文貞公評諸詩獨誇其樂府擬古及五言律爲勝其意亦可識矣是集

又聞嘗刻於建寧郡齋未見行世若雜詠備有諸體知詩者以為工則有板在郡中云

跋褚遂良書唐文皇哀册文

褚公初以善書見知文皇後數直諫補益國事殊多遂受顧命以大節著為唐名臣卒之書為餘事此其書文皇哀册文藏於吴江史明古明古喜讀史能陽秋古人不獨貴其書也然於古人所愛則得其模刻之語亦深味之况其手蹟哉則雖謂貴其書亦可也此卷於大行

與崩字皆加塗改葢嘗有獻入前代御府者為上諱耳

跋天全翁賞燈聯句

天全翁自南詔歸適大參祝公僉憲劉公皆致仕家居三公有斯文知契凡登臨游賞之樂必共之酒酣興發更倡迭和落紙人爭傳之以為奇玩此燈夕與魏公美所聯句也公美持以示予於是翁與僉憲謝世數年獨大參公在耳當此夕覽此詩尤深慨然予又聞之聯句時初入為三韻至劉當結尾翁嫌其語意處為益二句

以今觀之則如樂止以圉爲一成又以柷奏有禪續不絕之意因併及之以示世之知詩者

題王清獻公遺墨

元清獻王公以父積翁廕幼即受官得賜田宅於吳後更治郡仕至行省參政而歸老吳中以沒故公書蹟吳人多得之此卷皆公平日所作韻語親書者也藏於光福徐用莊氏按史稱公所至政績暴著又其清白之操得於家傳幼及拜許文正公於京師即知所趍向中年

尤致力於根本之學故自號本齋然則尚論公者勿徒求之區區詩章字畫間以淺其為人可也

跋和靖處士小簡

去林處士殆五百年區區遺墨數行後世保護完然如新彼人品庸劣者雖伐山石大書而深刻之固有踣之者矣成化戊戌歲二月十六日因觀沈啓南所藏二小簡題

題唐趙模摹集晉人千文

晉人之書見於今日者大抵石刻耳如趙公去晉未遠其所摹集多于平生所未見者固宜益褒鄂已沒庶幾見其英姿颯爽於縑素間者曹將軍之功也明古其謹藏之

題宋四家書

朱文公論當時名書獨推君謨書有典刑而謂黃米出有欹傾狂怪之勢故世俗甲乙曰蘇黃米蔡者非公論也沈啓南得此四家書列之深合文公之意遂定曰蔡

蘇黄米

跋山谷書發願文

啓南所藏黄書數種予嘗獲徧覽當以此卷為最

題樓節婦詩卷

樓節婦之事見於洪武永樂諸名公紀載而詠歌之者詳矣其曾孫仲彛嘗納諸天全徐先生求題識而藏置不謹紙斕而字脱其尤不可讀者潛溪宋學士傳文也顧其事已錄於郡志不必假此而後傳而仲彛尤深惜

者家之故物也他日持是請予題其故迹書之

題樓氏全清堂詩卷

今人家子孫往往斥賣舊物以供衣食甚者爲博奕歌舞之費殊可歎也如樓氏此卷既失而人復歸之其事甚小然欲觀仲彝之賢者當在於是

題楊鐵崖遺墨

大將班師三軍奏凱破斧缺斨倒戴而歸此書或似之清癡筆翰好奇宜其珍重若予之淺陋則未能學也

題王右軍此事帖真蹟

右王右軍此事帖凡二十字葢嘗為金源氏物章宗數印猶爛然楮墨間簽題亦其手書信可寶也成化戊戌歲五月壬午吳寬觀於徐太守維亨為題

題張汝弼南行詩後

右張駕部出守南安紀行詩若干首雖皆一時率爾之作然而天時人事之變家人朋友之情皆可考見亦張氏詩史也至送其子弘宜會試有權門利路之戒則有

見於近日喪名檢而害身家之人最入仕者之所當知也嵗丁酉仲冬十一日扁舟道吴過宿脩竹書館明日示以此冊讀之一過書其後而還之

跋陳廷壁模嘯堂集古録後

古器物今世不可多見其銘文題字頼有刻板如嘯堂集古録之類嵗乆板亦毁則印本在人間又頼有臨模之者耳然臨模惟私於一家印刻可公於四方世之好事者能捐千金以成此舉則三代秦漢以來之制作人

家有之當與孔壁科斗書竝傳於世而老而嗜古如陳君廷壁亦免矻矻矻之勞矣

跋天全翁詞翰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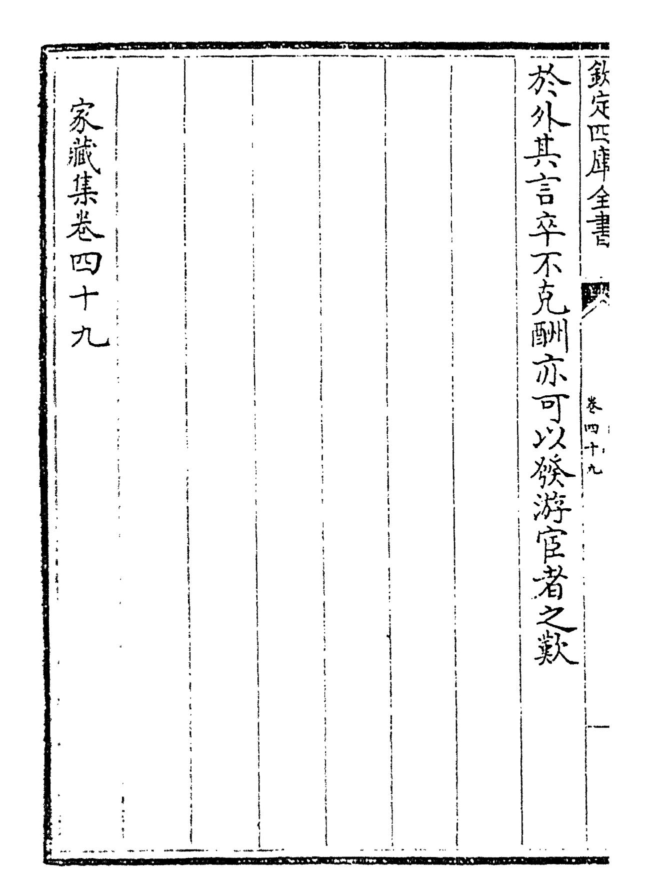
長短句莫盛於宋人若吾鄉天全翁其庶幾者也翁自賜還後放情山水有所感歎不平之意悉於詞發之既沒而前輩風流文采寥寥寥乎不可見已明古僣為翁所知愛得此數篇示予光福舟中酒酣耳熱相與歌一二闋水風山月間有不勝其嘅然者矣

題趙松雪水村圖

戊戌八月三日予過獨樹湖泊舟葦間出此閱之景物宛然益歎松雪翁畫手之妙此圖今藏射瀆徐氏後十七日雨中再閱題

跋東坡與蜀僧二帖

吳城西治平寺足菴房舊藏蘇長公墨蹟戊戌歲九月十二日冒雨往觀之寺僧亮欣然出示益公二帖皆與其先塋隣僧者也帖尾惓惓焉有懷歸之意然公竟死奨



於外其言卒不克酬亦可以發游宦者之歎

家藏集卷四十九